

兩漢魏晉南北朝 正史西域傳要注

(下冊)

余太山 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

下冊

余太山 著

商務印書館

2013年·北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(上下冊)/余太山著. —北京:商務印書館, 2013

ISBN 978-7-100-09901-1

I. ①兩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西域—地方史—研究—漢代 ②西域—地方史—魏晉南北朝時代 IV. ①K294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072252號

經中華書局授權許可使用

所有權利保留。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

(上下冊)

余太山 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-7-100-09901-1

2013年5月第1版

開本 880×1230 1/32

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23

定價: 68.00圓

目錄

- 六 《晉書·西戎傳》要注 ... 365
- 七 《梁書·西北諸戎傳》要注 ... 389
- 八 《魏書·西域傳》(原文)要注 ... 419
- 九 《周書·異域傳下》要注 ... 503
- 一〇 《隋書·西域傳》要注 ... 537
- 一一 《南史·西域諸國傳》要注 ... 599
- 一二 《北史·西域傳》要注... 606

徵引文獻 ... 667

索引 ... 692

後記 ... 711

再版後記 ... 713

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(1983—2011) ... 714

六 《晉書·西戎傳》^[1] 要注

[1] 《晉書·四夷傳》稱有晉一代“四夷入貢者，有二十三國”。其中“西戎傳”收入吐谷渾、焉耆、龜茲、大宛、康居、大秦，凡六國，屬於“西域”範疇者僅五國。這是由西晉王朝和西域的關係的基本情況決定的。西晉與西域往來最密切的時期是武帝太康年間，而自泰始中至太康初有一個較長的間隔，約十年左右，太康以後則完全中斷。蓋從泰始六年（270年）起河西鮮卑便不斷起兵反晉，一度攻陷涼州，河西連年戰亂，直至咸寧五年（279年）年底始告平息，與西域交通纔得以恢復；而太康之後不久就是長達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亂”，西晉王朝從此走向崩潰。《晉書·武帝紀》載泰始六年詔有云：“自泰始以來，大事皆撰錄祕書，寫副。後有其事，輒宜綴集以爲常。”這表明有關西域諸國的朝貢記錄，即使有遺漏也不會太多。朝晉的西域諸國中，屬於塔里木盆地綠洲國家的有焉耆、車師前國、鄯善和龜茲，凡四國。如果加上見諸尼雅所出晉簡提及的疏勒和于闐：“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//于寘王寫下詔書到□”（No. 684 // 678）¹，則共有六國²，和朝貢曹魏的大致相同。鄯善、

焉耆、龜茲、疏勒、于闐等國在曹魏時都是西域南北道的霸主，常兼并或役使其鄰近小國。曹魏的記錄中祇見這些綠洲大國，幾乎不見其他小國來朝，也許是這些大國稱霸的結果。綠洲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朝西晉，當然不能看作西晉經營西域成功的表現，恰恰相反，應該是西晉無力控制西域的表現。西晉賜封鄯善、焉耆、龜茲、疏勒、于闐王爲“晉守侍中，大都尉，奉晉大侯，親晉××王”，和曹魏賜封車師後王“守魏侍中，號大都尉，受魏王印”性質相同。這種賜封，其初衷或在假手這些大國控制西域，然其實際意義，就西晉王朝而言，多半在於粉飾太平；就鄯善等國而言，意義在於可以打著中原王朝的旗號，役使其鄰近小國，且與其他綠洲大國抗衡。這正是鄯善、龜茲、焉耆等國王遣子入侍的政治目的。不用說，諸綠洲大國和西晉保持聯繫亦有經濟利益方面的種種考慮。至於康居、大宛等國朝西晉，和它們朝魏一樣，恐怕主要是爲了貿易。大宛王藍庚受晉之封，則也和大月氏王波調受魏之封一樣，與其說是當時中原王朝影響遠及蔥嶺之西，不如說是兩漢經營西域餘威尚在的緣故。西晉也和曹魏一樣，在西域置有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。前者治所在高昌，後者治所在樓蘭。後者在傳文中沒有提到，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疏忽。

.....^[2]

[2] 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一樣，本傳也將西域和西戎事情合并。這裏僅錄注傳文有關西域的部份。

焉耆國^[3]，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^[4]，其地南至尉犁^[5]，北與烏孫^[6]接，方四百里。四面有大山，道險隘，百人守之，千人不過。^[7]其俗丈夫翦髮^[8]，婦人衣襦，著大袴。婚姻同華夏。好貨利^[9]，任姦詭。王有侍衛數十人，皆倨慢無尊卑之禮。

[3] 焉耆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晉代焉耆國王治位置應與前代相同，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。

[4] “八千二百里”（里數1）：本里數以襲自《漢書·西域傳下》的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里數為基礎，亦即員渠城去長安 7330 里，與長安去洛陽約千里之和。“八千二百里”應為“八千三百三十里”之奪訛。由此似可推定西晉時焉耆國王治與兩漢時並無不同。

[5] 尉犁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在本傳描述的時代，尉犁是焉耆屬國。

[6] 烏孫，伊犁河、楚河流域的遊牧部族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7] “四面有大山”云云，是對焉耆盆地形勢的描述。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在記述超伐焉耆王廣時有載：“焉耆國有葦橋之險，廣乃絕橋，不欲令漢軍入國。超更從它道厲度。七月晦，到焉耆，去城二十里，營大澤中。廣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。”可以參看。

[8] 翦髮，焉耆以及下文龜茲翦髮之俗，一般認為是伊朗之風。焉耆、龜茲等翦髮之人，若非本身有印歐人之血統，便是受其影響。

[9] “好貨利”，《魏書·西域傳》稱：萬度歸破焉耆國，“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，橐駝馬牛雜畜巨萬”。“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”正是“好貨利”的注腳。

武帝太康中，其王龍^[10]安遣子入侍。^[11]安夫人獯胡^[12]之女，妊身十二月，剖脅生子，曰會，立之爲世子。^[13]會少而勇傑，安病篤，謂會曰：我嘗爲龜茲^[14]王白^[15]山所辱，不忘於心。汝能雪之，乃吾子也。及會立，襲滅白山，遂據其國，遣子熙歸本國爲王。會有膽氣籌略，遂霸西胡。蔥嶺以東^[16]莫不率服。然持勇輕率，嘗出宿於外，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。

[10] 龍，焉耆大姓。³

[11] 據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，太康六年（285年）冬十月，“焉耆國遣子入侍”。案：據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，泰始六年（270年）九月，“焉耆來貢方物”。此外，據《晉書·宣帝紀》，魏正始元年（240年）春正月，“焉耆、危須諸國……皆遣使來獻”。

[12] “獯胡”，一說即“羯胡”。⁴

[13] 這則記載透露了有關獯胡人種的重要信息。蓋脅生傳說是印歐語系民族神話中的特有形態。⁵既然此前沒有焉耆王族脅生的傳說，則此神話祇能來源於獯胡。而這正好佐證獯胡即羯胡說。

[14] 龜茲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15] 白，又作“帛”，龜茲大姓。⁶

[16] “蔥嶺以東”，指西域南北道諸國。“蔥嶺”即葱嶺，指帕米爾。焉耆和龜茲均西域北道大國，龍安與白山之爭，是這兩個綠洲大國爭霸的反映。其背景是中原和塞北勢力均無力深入西域。

其後張駿^[17]遣沙州刺史楊宣^[18]率衆疆理西域，宣以部將

張植爲前鋒，所向風靡。軍次其國，熙距戰於賁崙城^[19]，爲植所敗。植進屯鐵門^[20]，未至十餘里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^[21]。植將至，或曰：漢祖畏於柏人，岑彭死於彭亡，今谷名遮留，殆將有伏？植單騎嘗之，果有伏發。植馳擊敗之，進據尉犁，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。^[22]呂光討西域，^[23]復降於光。^[24]及光僭位，熙又遣子入侍。^[25]

[17] 西晉之後，與西域諸國發生關係的是前涼即河西張氏政權。而張氏政權在張駿繼位之後纔真正插手西域事情。張駿經營西域第一步是控制高昌。《晉書·張駿傳》載：“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，爲貞所敗。議者以柏造謀致敗，請誅之。駿曰：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，不如秦穆之赦孟明。竟以滅死論，羣心咸悅。”所謂“叛將趙貞”，其實是西晉駐高昌的戊己校尉，蓋《晉書·張駿傳》有載：“初，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，至是，駿擊擒之，以其地爲高昌郡。”張駿擒趙貞，置高昌郡在咸和二年（327年）十月前後。⁷又，《晉書·張駿傳》在“李柏請擊叛將趙貞”一則之前有載：“西域諸國獻汗血馬、火浣布、犂牛、孔雀、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。”西域諸國如此大規模的來獻最可能發生在太寧三年（325年）即張駿繼位之翌年，諸珍異或皆賀禮。果然，李柏造謀或應在此年之後。⁸除高昌外，張駿還控制了樓蘭。樓蘭遺址所出漢文紀年文書署有建興十八年（330年）者亦可爲證。⁹

[18] “沙州刺史楊宣”，據《晉書·張駿傳》，駿“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¹⁰，東界六郡置河州¹¹”。《晉書·地理志上》則載：“……敦煌¹²、晉

昌¹³、高昌¹⁴、西域都護、戊己校尉、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。”¹⁵而據《晉書·張駿傳》，“永和元年（345年），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、涼州刺史”。這就是說，楊宣爲沙州刺史也應在永和元年，征焉耆是在他出任沙州刺史的當年，《晉書·穆帝紀》繫於是年“十二月”。

[19] 賁城，一說可能是今七格星附近的唐王城古城或七格星古城。¹⁶

[20] 鐵門，今鐵門關。¹⁷

[21] 遮留谷，今塔什店與鐵門關間之哈滿溝，在鐵門關之北。

[22] 《晉書·穆帝紀》載：永和元年（345年）冬十二月，“涼州牧張駿伐焉耆，降之”。可能遲至咸和五年（330年），焉耆已與張涼失和；至是，駿遣楊宣擊降之。永和元年張駿置沙州，意在加強對西域的控制，於是有焉耆之役。¹⁸又據《晉書·張駿傳》，駿“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，伐龜茲、鄯善，於是西域並降。鄯善王元孟獻女，號曰美人，立賓遐觀以處之。焉耆、前部、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”。楊宣伐龜茲、鄯善而不及焉耆，則能說明楊宣西伐之際，焉耆與張涼的關係是友好的；因爲伐龜茲，焉耆是必由之途。楊宣此次西伐在咸和五年之前，而鄯善王獻女在咸和六年（331年）十二月。¹⁹焉耆與前部、于闐等遣使或者約略同時。

[23] 呂光討西域，《晉書·呂光載記》有載：“堅旣平山東，士馬強盛，遂有圖西域之志，乃授光使持節、都督西討諸軍事，率將軍姜飛、彭晃、杜進、康盛等總兵七萬，鐵騎五千，以討西域。以隴西董方、馮翊郭抱、武威賈虔、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。”²⁰堅太子宏執光手曰：君器相非常，必有大福，宜深保愛。行至高昌，聞堅寇晉，²¹光

欲更須後命。部將杜進曰：節下受任金方，赴機宜速，有何不了，而更留乎！光乃進及流沙，三百餘里無水，將士失色。光曰：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，飛泉涌出，²² 吾等豈獨無感致乎！皇天必將有濟，諸君不足憂也。俄而，大雨，平地三尺。”又稱平定焉耆、龜茲及其旁國後，“光撫寧西域，威恩甚著，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，不遠萬里皆來歸附，上漢所賜節傳，光皆表而易之。²³ 堅聞光平西域，以為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西域校尉，道絕不通。光既平龜茲，有留焉之志。時始獲鳩摩羅什，羅什勸之東還，語在‘西夷傳’。²⁴ 光於是大饗文武，博議進止。衆咸請還，光從之，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、殊禽怪獸千有餘品，駿馬萬餘匹。²⁵ 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²⁶ 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²⁷、伊吾²⁸ 二關，熙不從。²⁹ 光至高昌，翰以郡迎降。³⁰……初，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，至是，謠曰：朔馬心何悲？念舊中心勞。燕雀何徘徊？意欲還故巢。頃之，遂相扇動，復徙之於西河樂都。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，地居形勝，外接胡虜，易生翻覆，宜遣子弟鎮之。光以子覆為使持節、鎮西將軍、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、西域大都護，鎮高昌，命大臣子弟隨之”。³¹ 案：呂光所涉流沙，乃經由大海道往赴高昌時必須穿越的沙漠地帶。又案：這段文字敘事次序紊亂。“光乃進及流沙”至“平地三尺”一段，應在“行至高昌”之前，若按原文所述，呂光乃先至高昌，後越流沙；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《資治通鑑·晉紀二七》胡注以為：呂光“自玉門出，渡流沙，西行至鄯善，北行至車師”。這是暗示呂光西征乃取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載“中道”。但是，果然呂光取此道赴焉耆，則不會繞道高昌。呂光既至高昌，很可能是取《魏略·西

戎傳》所載“新道”，即敦煌石室出《西州圖經》所載“大海道”。

[24] 據《晉書·呂光載記》，呂光“進兵至焉耆，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”。“泥流”與本傳所見“龍熙”可能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譯稱。“龍”係音譯，故“泥流”可能是“龍”的異譯，後者急讀與前者差近。雖時隔近四十年，龍熙可能依然在位。又，呂光進兵至焉耆，泥流率其旁國請降，說明當時焉耆是北道霸主之一，所率“旁國”應即危須、尉犁等受焉耆役使的鄰國。此事《十六國春秋·後涼錄一》繫於苻堅建元十九年（383年）。

[25] 後涼的創建肇始於呂光西征，其政令似乎一度能頒行西域，惜不得其詳。文獻所見不過二事：除此處所載焉耆王龍熙在呂光“僭位”時“遣子入侍”外，《晉書·李玄盛傳》載：呂光“稱王”時，“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”。

龜茲國，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^[26]，俗有城郭，其城三重，中有佛塔廟千所。人以田種畜牧爲業^[27]，男女皆翦髮垂項。王宮壯麗，煥若神居。

[26] “八千二百八十里”（里數2）：以襲自《漢書·西域傳下》的龜茲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基礎；亦即龜茲國王治去長安7480里，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。“八千二百八十里”應爲“八千四百八十里”之訛。

[27] 可知至遲傳文描述的時代，龜茲一直兼營田畜。據上引《晉書·呂光載記》，光自龜茲“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、殊

禽怪獸千有餘品，駿馬萬餘匹”東歸，其中當有很大一部份得自龜茲。

武帝太康中，其王遣子入侍。^[28]惠懷末，以中國亂，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。^[29]苻堅時，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，其王白純距境不降，光進軍討平之。^[30]

[28] 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：太康六年（285年）冬十月，龜茲國“遣子入侍”。

[29] 張駿以後，前涼繼續控制高昌、樓蘭，與西域其他地區關係僅見此則。而據《資治通鑑·晉紀二二》，永和十二年（356年），張瓘曾對苻秦使者宣稱：“我跨據三州，帶甲十萬，西苞葱嶺，東距大河，伐人有餘，況於自守，何畏於秦！”似乎遲至張玄靚時，前涼對葱嶺以東諸國尚有影響，貢方物者不獨龜茲也未可知。

[30] 《晉書·呂光載記》：“龜茲王帛純距光，光軍其城南，³²五里爲一營，深溝高壘，廣設疑兵，以木爲人，被之以甲，羅之壘上。帛純驅徙城外人人于城中，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。……又進攻龜茲城，夜夢金象飛越城外。光曰：此謂佛神去之，胡必亡矣。光攻城既急，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。獯胡弟訥龍、侯將廋率騎二十餘萬，并引溫宿³³、尉頭³⁴等國王，合七十餘萬以救之。胡便弓馬，善矛稍，鎧如連鎖，射不可入，以革索爲綱，策馬擲人，多有中者。衆甚憚之。諸將咸欲每營結陣，案兵以距之。光曰：彼衆我寡，營又相遠，勢分力散，非良策也。於是，遷營相接陣，爲勾鎖之法，精騎爲遊軍，彌縫其闕。戰于城西，大敗之，斬萬餘級。帛純收其珍寶而走，王侯降

者三十餘國。光入其城，大饗將士，賦詩言志。見其宮室壯麗，命參軍京兆段業著《龜茲宮賦》以譏之。胡人奢侈，厚於養生，家有蒲桃酒，或至千斛，經十年不敗，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。諸國憚光威名，貢款屬路，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。”呂光破龜茲，《資治通鑑·晉紀二七》繫於太元九年（384年）七月。案：“溫宿、尉頭等國王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一二五引崔鴻《十六國春秋·後涼錄》作：“姑墨、[溫]宿、尉頭等國及諸胡”，知赴救龜茲諸小國，除溫宿、尉頭外，尚有姑墨。姑墨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大宛，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^[31]，南至大月氏^[32]，北接康居^[33]，大小七十餘城。土宜稻麥，有蒲陶酒，多善馬，馬汗血。其人皆深目多鬚。^[34]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聘，又以三婢試之，不男者絕婚。^[35]姦淫有子，皆卑其母。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，馬主出斂具。善市賈，爭分銖之利。得中國金銀，輒爲器物，不用爲幣也。^[36]

[31] “萬三千三百五十里”（里數3）：以襲自《漢書·西域傳》的大宛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基礎；亦即大宛國王治去長安12550里，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。“萬三千三百五十里”應爲“萬三千五百五十里”之訛。

[32] 大月氏，阿姆河流域的遊牧部族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將取代大月氏統治阿姆河流域的貴霜王朝也稱爲“大月氏”。按之年代，本傳所謂“大月氏”當指貴霜。

[33] 康居，錫爾河北岸的遊牧部族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34] “南至大月氏”至“深目多鬚”一段採自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5] “不男者絕婚”，對照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關於大宛國“俗貴女子”的記載，從中可見該地區社會性質的變化。

[36] “善市賈”至“不用爲幣也”一段，採自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太康六年（285年），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藍戾爲大宛王。^[37] 藍戾卒，其子摩之立，遣使貢汗血馬。^[38]

[37] 武帝拜藍戾爲大宛王事“本紀”不載。此前，據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，泰始六年（270年），“九月，大宛獻汗血馬”。

[38] 大宛曾隨張涼使者獻於石勒。《晉書·石勒載記下》有載：“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洗奉圖送[款]，高昌、于闐、鄯善、大宛使獻其方物。”³⁵ 其事當在咸和五年（330年）十二月。蓋據《晉書·成帝紀》，咸和五年，“秋八月，石勒僭卽皇帝位”，“十二月，張駿稱臣于石勒”。張駿稱臣，故“奉圖送款”，西域諸國亦隨駿使獻其方物。

康居國，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^[39]，與粟弋^[40]、伊列^[41]鄰接。泰始中，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，并獻善馬。^[42]

[39] “可二千里”（里數4）：此里數承襲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案：本傳關於西域里數並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。

[40] 粟弋，指澤拉夫善河流域之索格底亞那地區，首見《後漢

書·西域傳》。

[41] 伊列，指伊犁河流域。

[42] 此則不見“本紀”。《晉書·武帝紀》僅載：太康八年（287年）十二月，西域康居國“遣使來獻”。案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康居國有貴人名“煎靡”。“煎靡”的“靡”³⁶與“那鼻”之“鼻”，可能是同名異譯。因此，“那鼻”更可能是康居王。

[粟弋國，屬康居]，^[43]其王居蘇薤城^[44]。風俗及人貌、衣服略同大宛。地和暖，饒桐柳蒲陶，多牛羊，出好馬。^[45]

[43] [粟弋國，屬康居]：粟特即索格底亞那地區屬康居，最早可追溯到張騫首次西使之時。案：《晉書·石季龍載記》有“降胡粟特康”，應指來自 Samarkand 的粟特人，與康居無關。

[44] 蘇薤城，當時應係粟弋國王治。³⁷蘇薤城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上》所見康居五小王之一蘇薤王的治地，位於 Kesh。

[45] 以上兩節，在傳文中原為一則：“康居國，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，與粟弋、伊列鄰接。其王居蘇薤城。風俗及人貌、衣服略同大宛。地和暖，饒桐柳蒲陶，多牛羊，出好馬。泰始中，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，并獻善馬。”案：“其王居蘇薤城”至“出好馬”凡三十一字，應是關於粟弋的記載。比較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粟弋國屬康居，出名馬牛羊、蒲陶衆果，其土水美，故蒲陶酒特有名焉”，可知索格底亞那的風情確實如此。“人貌、衣服略同大宛”，是因為兩地居民同係歐羅巴種且同為土著的緣故。故傳文此段，其實是由“康居傳”和

“粟弋傳”混合而成的。³⁸

大秦國^[46]，一名犁鞬，^[47]在西海^[48]之西，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。有城邑，其城周迴百餘里。屋宇皆以珊瑚爲棧桷，琉璃爲牆壁，水精爲柱礎。^[49]其王有五宮，其宮相去各十里，每旦於一宮聽事，終而復始。若國有災異，輒更立賢人，放其舊王，被放者亦不敢怨。^[50]有官曹簿領，而文字習胡，亦有白蓋小車、旌旗之屬，及郵驛制置，一如中州。其人長大，貌類中國人而胡服。^[51]其土多出金玉寶物、明珠^[52]、大貝，有夜光壁^[53]、駭雞犀^[54]及火浣布^[55]，又能刺金縷繡^[56]及織錦縷罽^[57]。以金銀爲錢，銀錢十當金錢之一。安息^[58]、天竺^[59]人與之交市於海中，其利百倍。鄰國使到者，輒廩以金錢。途經大海，海水鹹苦不可食，商客往來皆齋三歲糧，是以至者稀少。^[60]

[46]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[47] “犁鞬”，應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黎軒”、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軒”、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鞬”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犁軒”，均係 [A]lexan[dria]（埃及的亞歷山大城）的縮譯。但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黎軒”和“犁軒”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、《魏略·西戎傳》和本傳中的“犁鞬”和“犁軒”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。

[48] “西海”指地中海。³⁹